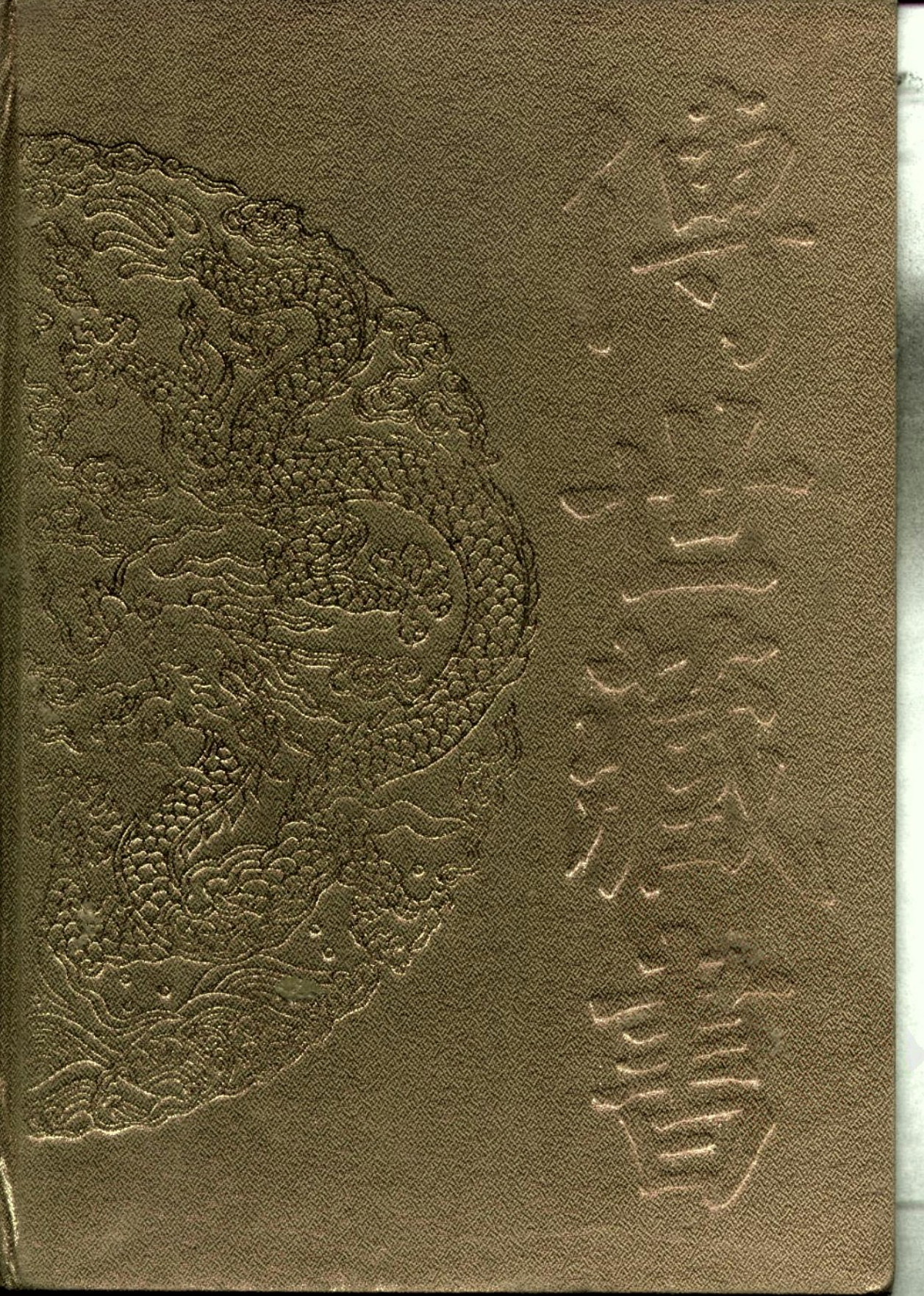




龍虎山
藏書

提 要

《谭嗣同集》，晚清谭嗣同(1865~1898年)撰。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东海寰冥氏、通眉生、华相众生等，湖南浏阳人。近代维新运动思想家、政治家，以倡导变法革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中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之一。嗣同少好沉潜博丽之文，治今文经学，喜读王船山、龚自珍等著作。甲午战争惨败于日本侵略者后，愤中国颠预守旧，积弱不振，致力吸收新学知识，探讨近代科学理论，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筹办新政，兴学办报，宣传变法，旋为光绪帝征召入京参与策划维新。不久政变发作，嗣同不肯避走，为鼓士气，终以流血号召后人奋起。嗣同持“日新”变化观点，抨击封建专制及纲常名教，提出“革去故，鼎取新”思想，所著《仁学》，力倡冲决封建网罗，为近代思想界之奇葩。诗文风格雄健，富有爱国精神。三十岁前旧作，生前刻印为《东海寰冥氏旧学》四种：《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远遗堂集外文》初编、续编；《石菊影庐笔识》二卷。另有《兴算学议》，为其师欧阳中鹄刊印于湖南。其他倡议维新论著，均为其友人及景慕者在日本及国内长沙、上海等地印行。其较完备之全集，则为上海方行等多年悉心辑集，先后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中华书局出版。本书即据中华书局版整理刊印。

目 录

寥天一阁文卷一		
报贝元徵书·····	1	潜轩府君家传····· 16
与沈小沂书一·····	2	熙亭府君家传····· 17
与沈小沂书二·····	2	步襄府君家传····· 17
报刘淞芙书一·····	4	绍泗府君家传····· 18
报刘淞芙书二·····	5	海峽府君家传····· 19
上欧阳瓣姜师书·····	6	忠义家传····· 19
《史例》自叙·····	7	节孝家传····· 20
《仲叔四书义》自叙·····	7	《浏阳谭氏谱》叙例····· 21
记洪山形势·····	8	先妣徐夫人逸事状····· 25
刘云田传·····	8	三十自纪····· 26
代大人撰赠奉政大夫任君墓志铭并叙	9	
城南思旧铭并叙·····	10	莽苍苍斋诗卷一
		潼关····· 27
		雪夜····· 27
		兰州庄严寺····· 27
		病起····· 27
		秋日郊外····· 28
		冬夜····· 28
		古意····· 28
		道吾山····· 28
		江行····· 28
		角声····· 28
寥天一阁文卷二		
启襄府君家传·····	11	
崇安侯壮节公家传·····	12	
新宁伯蓁臣公家传·····	13	
太傅新宁伯庄僖公家传·····	14	
新宁伯平蛮公家传·····	14	
逸才府君家传·····	15	

夜泊	28	潇湘晚景图二篇	32
别兰州	28	残嶧	32
马上作	28	览武汉形势	32
秋夜	28	武昌踏青词	32
老马	28	鹦鹉洲吊祢正平	32
西域引	28	咏史七篇	32
登山观雨	28	汉上纪事四篇	33
画兰	28	桃花夫人庙神弦曲三篇	33
夜成	28	晨登衡岳祝融峰二篇	33
赠入塞人	28	公宴	33
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诗二篇	28	论艺绝句六篇	33
陕西道中二篇	29	极蠢歌并叙	34
蛻园	29	湖北巡抚署六虚亭晚眺同饶仙槎作	34
宿田家	29	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叙	34
洞庭夜泊	29	邓贞女诗并状	34
随意	29		
儿缆船并叙	29	莽苍苍斋诗补遗	
三鸳鸯篇	29	寄人五绝	35
罌粟米囊谣	29	兰州王氏园林五律	35
溯汉	29	白草原五律	35
宋徽宗画鹰二篇	29	陇山道中五律	35
秦岭	29	秦岭韩文公祠七绝	35
陇山	30	又五律	35
六盘山转饷谣	30	湘水五律	35
寄仲兄台湾	30	岳阳楼五律	35
崆峒	30	到家七绝	35
自平凉柳湖至泾州道中	30	又	35
骊山温泉	30	山居五律	35
出潼关渡河	30	道旁柳七绝	35
淮阴侯墓	30	枫浆桥晓发五律	35
井陉关	30	洞庭阻风七绝	35
卢沟桥	30	碧天洞五古	35
河梁吟	30	怪石歌七古	35
别意	30	武关七绝	36
残魂曲	30	蓝桥七绝	36
		牡丹佛手画幛七绝	36
莽苍苍斋诗卷二		甘肃布政使署憩园秋日七绝	36
湘痕词八篇并叙	30	哭武陵陈星五焕奎七绝	36
古别离	31	又	36
文信国日月星辰砚歌并叙	31	又	36
安庆大观亭	32	憩园雨五律	36
武昌夜泊二篇	32	又	36
登洪山宝通寺塔	32	又	36
		马鸣七绝	36

秋热五律	36	附录 浏阳算学馆原定章程	84
桂花五律	36	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	85
得仲兄台湾书感赋五律	36		
又	36	思纬壹壹台短书	
邠州七绝	36	叙	87
		报贝元微	87
远遗堂集外文初编		治言	103
自叙	36		
述怀诗一	37	秋雨年华之馆丛胜书卷一	
述怀诗二	37	叙	106
赠邱文阶诗	37	乙未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	
报邹岳生书	37	试起摺	106
附录 先仲兄行述	37	刘淞芙《湘报馆章程》跋	107
		戏台联语	107
远遗堂集外文续编		法人无故索滇边乌乌地竟界之或为之谣	
自叙	39		107
菊花石砚铭(为梁任公作)	39	丙申之春缘事以知府引见候补浙江寄别	
菊花石秋影砚铭	39	姜师兼简同志诸子诗	107
菊花石瘦梦砚铭	39	江上闻笛诗奉怀陈义宁公也连辱见招竟不	
菊花石瑶华砚铭	40	自拔	108
菊花石观澜砚铭	40	吏隐诗并引	108
菊花石长秋砚铭(为龙爪霖作)	40	江行感旧诗并引	108
菊花石砚铭(为吴小珊作)	40	改官江苏诗	108
菊花石砚铭(为唐筠庐作)	40	赠友人联语	108
邹砚铭并叙	40	秋海棠诗	109
停云琴铭(为黎壬生作)	40	赠舞人诗	109
单刀铭并叙	40	赠梁卓如诗四首	109
双剑铭	40	酬宋燕生道长见报之作即用原韵	109
谗鼎铭	40	似曾诗	109
萧笈轩像赞	41	集词赋题秦淮画舫联语	110
画像赞	41	集华严题秦淮水榭	110
三人像赞并叙	41	金陵听说法诗	110
彭云飞像赞	41	送吴雁舟先生官贵州诗叙	110
先从兄馥峰遗像赞并叙	41	报唐才常书	110
附录 题先仲兄墓前石柱	41	集《急就篇》联语	112
挽刘襄勤公	41	赠唐才常联语	112
		赠刘淞芙联语	112
石菊影庐笔识		赠黄颖初联语	112
学篇(一——七十七)	42	丁酉金陵杂诗	112
思篇(一——五十四)	51	和友人诗	112
		《管音表》自叙	112
兴算学议		黄颖初《传音快字简法》叙	113
上欧阳中鹄书	64	金陵测量会章程	114
浏阳兴算记	78	吴铁樵传	115

与唐绂丞书	116
题顾石公所编《顾氏忠贞录》兼答其见赠诗	117
与唐绂丞书	117
创办《矿学报》公启	119
莫愁湖联语	120
哀吴樵联语	120
与徐仁铸书	120
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	121
报涂儒鸞书	122
寄弟秦生诗	123
寄唐绂丞诗	123
杭州赠吴季清先生诗	123
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	123
题江标(建霞)修书图	124
送江建霞归苏州诗	124
上陈右铭抚部书	124
题程子大横览图诗	125
赠梁莲涧先生序	126

秋雨年华之馆丛胜书卷二

由武昌而建业诗	127
由秦陇赴甘兰道中即事	128
阻风洞庭湖赠李君时敏	128
傅保高媼小照赞并引	128
戊戌北上留别内子	128
联语	128
格言	128
题雷残琴铭	128
赠某友人联	128
送别仲兄泗生赴秦陇省父	129
格言	129
自题山水画扇	129
五言绝句	129
上张孝达督部笺	129
日颂	129
狱中题壁	129
临终语	129
附录 《秋雨年华之馆丛胜书》跋(谭传赞)	129

仁学

自叙	130
仁学界说	131

仁学一	132
仁学二	151
附录 仁学序(梁启超)	165

报章文录

报章文体说	167
黎少谷《浏阳土产表》叙	168
浏阳麻利述	173
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	176
南学会讲义	177
论中国情形危急	177
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	178
论学者不当骄人	178
论全体学	179
南学会答问	181
一、答杨昌济	181
二、答毕永年	181
三、答毕永年	182
延年会叙	182
附录 延年会章程	183
试行印花税条说	184
《湘报》后叙(上)	186
《湘报》后叙(下)	186
改并浏阳城乡各书院公启	187
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摺书后	188
论湘粤铁路之益	188
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	190
论电灯之益	191
群萌学会叙	191
附录 群萌学会章程	192
以太说	193

壮飞楼治事篇

治事篇第一 释名	195
治事篇第二 辨实	196
治事篇第三 学会	196
治事篇第四 通情	196
治事篇第五 平权	197
治事篇第六 仕学	197
治事篇第七 法律	197
治事篇第八 财用	198
治事篇第九 群学	198
治事篇第十 湘粤	199

书 简

上谭继升伯父母(四通)·····	200
上欧阳中鹄(二十六通)·····	201
致刘淞芙(十二通)·····	215
致张蓊云(一通)·····	220
致邹岳生(二通)·····	220
致汪康年(二十五通)·····	221
致汪康年梁启超(四通)·····	232
致梁启超(三通)·····	233
致汪诒年(二通)·····	234
致徐乃昌(三通)·····	234
致龙绂瑞书(八通)·····	235
致刘世珩(三通)·····	237
致龙爪霖(一通)·····	238
致唐才常(二通)·····	238
致李闰(三通)·····	239
致毕永年(一通)·····	240
致康有为(一通)·····	240
致胡理臣罗升(三通)·····	240
致徐荅生(一通)·····	241
附录 上欧阳瓣姜师书序(欧阳予倩)	
·····	241

拾 遗

遗墨三篇·····	243
除夕商州寄仲兄·····	244
有感一首·····	244
自撰桃符·····	244
寓斋联·····	244
集句联·····	244
赠黎桂荪·····	244
《王勃集·滕王阁序》眉批残句·····	244
残句·····	244
代拟上谕·····	244

附 录

谭嗣同传(梁启超)·····	245
六哀诗之四(康有为)·····	248
哀谭复生(皮锡瑞)·····	248
翁同龢日记二则(翁同龢)·····	248
谭嗣同就义轶闻(陈叔通)·····	249
跋·····	250

新
解
读
PDG

寥天一阁文卷一（东海寒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一种）

报贝元徵书

元徵仁兄：

足下无恙。霜英遂徂，抚序曾喟，况乃远道，云胡不思？

昔奉第一书，会尊舅氏王先生辱过，发械共省，薄言永叹。以谓足下资性卓绝，造德隆崇，出之渊渊，等辈咸伏。犹尚戢翼天衢，纤步尘鞅，兼抱齐衰之戚，空谷涟洏，同方雅故，畴不乡风偃仰乎？溯曩岁盍簪之盛，既皆睽进，王先生复之官山东，于兹朝发，居今谈昔，相与不欢而罢。以足下遂当西迈，振策在涂，故不以时报，谅之谅之！

旋奉第二书，猥荷包蒙，存问周挚，感不可已，所布诸书，分达如恒。爪霖顷上京师，还当畀之。足下改辕河南，允云胜算，既近尊外舅蔚庐先生之德光，又中原山川纯厚，益以自敦其蕴。比当税息高高，敷赋梁苑，一邀一观，蔑非进道之资矣。然则砥顽之责，足下宜为嗣同肩之，乃反见督耶？谨斋心以俟。

今奉第三书，忠告说言，果如私望。然又咎己进止不决，有类澜鸢。夫事有万端，遇之者一，万无适形，一有定理。迨遇随事改，理以赴形，固非立乎其先者所能钩取逆观。宦学遐土，去留殆难自由，称心而言，无嫌参差也。嗣同神形疏放，靡有羁束，恒妄冀不即弃于大雅，时复攻所阙略，饥渴情愴，匪异朝昔，往所酬答，尚未履其侈心。今闻纷扰之规，恢扩宏义，开通鄙怀，不惜降志自责，宛曲引喻，揽察艾萧，中臣要害，此诚嗣同毕岁营营，期自制而不能者。获足下毅然呵止，为之涤衷易情，识奋勉之攸在，敢不钦登嘉贶，不惭以忻！特虑意久且懈，违谬厥初，和缓逝而疾复萌，电雷收而震遂泥。素丝何常，惟所染之。故忻者今兹，而惭者来日也。乃若足下自状，愚以为降志相诱，非其本怀。何者？足下降质纯一，夙德坚定，似与嗣同微反，而失亦因之。嗣同失既在此，则足下之失宜在彼矣，此对待之说也。且嗣同之失，往往不自觉，而足下自能省察如此，此又疏密之辨也。讯病推原，然与，不然与？

夫大《易》观象，变动不居，四序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汤以日新为三省，孔以日新为盛德，川上逝者之叹，水哉水哉之取，惟日新故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亦日新故也。喜怒哀乐，发不中节，不必其乖戾也。方其机已勃兴于后，乃其情犹执滞于前，何异鸿鹄翔于万仞，而罗者视乎藪泽？则势常处于不及矣。智名勇功，儒者弗重，不必其卑狭也。方其事之终成，即其害之始伏，何异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谓已固，则患且发于无方矣。此又皆不新故也。早岁之盛强，晚岁已成衰弱；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化腐臭。道限之以无穷，学造之以不已，庸诩有一义之可概、一德之可得乎？常异善岂一而已，择之何云固执？俯仰寻思，因知固执乎此，将以更择乎彼。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战，不能进者抑岂能长保不退耶？此拳拳服膺之颜子，必待欲罢不能而后纯；惟恐有闻之仲氏，且闻何足以臧而后进也。圣人重言性天，非能之而不言，殆亦言之而不能。盖日新者，行之而后见，泛然言之，徒滋陈迹而已。庄生者，疏人也。然其行文，时近日新，为其自言之而旋自驳之也。

嗣同之纷扰，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乐小成。不乐小成是其所长，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则欲速，欲速则躁等，欲速躁等则终无所得。不得已又顾而之它；又无所得，则又它顾；且失且徙，益徙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纷自扰而无底止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体，循序者日新之实用，颇思以循序自救，而以不已赠足下，不已则必

不主故常而日新矣。墨墨乎株守，岂有一当哉。然在足下自治甚严，自观甚密，觉万一有近似于纷扰者。嗣同至愚极妄，以为乃明之未融，非守之不固。若夫读书忙乱，少沈潜玩索之味，此病不难医，苟挥斥箸书工文之念，霍然立瘳矣。

嗣同深感不遗在远之惠，又恃往日挚爱之雅，妄欲上慕仲、颜赠处之风，下规苏、李倡和之美，远取圣贤之所勉勉，近陈彼己之所忧患。竭心尽言，忘其自丑，将以大叩，敢云浅报。加久冻新煦，品汇向苏，筋力畅固，视听精明，兴至命笔，已不能休。故曼衍尔尔，世俗笺答，都不复效。惟时时思闻德音，少解独学岑寂。

谭嗣同谨上

与沈小沂书一

小沂仁兄同门足下：

东都祭钜，殷勤须臾，口血未干，陵蹶以去。夫以道路常常之人，牵裾道款曲，犹尚瞻焉不息，况我惠子，曷止悵悵！执雉始见，志同道合。识孟嘉于广坐，标刘尹之云柯，千顷汪洋，已可涯涘。虽以嗣同之质朽形秽，百靡一当，犹乐与从容文酒，臧否人伦。雕龙白马，互逞其辞；夕秀朝华，苛持其辨。意有所得，狂呼野走。于是般桓乎夕照之寺，弭节乎圆松之邱。决眦鸟飞，天穷于远莽；索群兽走，物感乎暮气。相谓此亦寻常，行复见思，不日不月，斯会邈然，遂已陈迹。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道出天津，地形平衍，空明四鉴，托体若虚。车中倦卧，仰见游丝百尺，亭亭苕苕，婵娟裔漾于九天之上。谓是偶尔帝视，则处处有之，惟背日乃得见。今年春暮，江南看杨华，风日俱素，正复类之。目力故胜，静且加明，初可十许丈，久之辨及百丈，内外平视，亦二三十丈，何时不有游丝，静便了了尔许。曩及足下讨论，苦乏精采，正坐不静耳。夫侃侃之余，曷尝不遗物外己，摄心一粟？然遇于所触，歌哭纵横，独抽之茧，那复成绪。当此之时，自觉鞭之不痛，杀之无血，莫悲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此既为哀感中伤，心不若人矣。

又嗣同弱嫫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袴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今车行未二日，计程财百里，筋骸骯骯，若不自胜。年未三十，颓弛若此，异时倪遂有济耶？足下英年绩学，独秀无双。时时自省，神非完固，灵府噎不得开。愿持之以缓，胜之以不战，徐出而求友以自辅。同县有贝元徵者，足下见后必当有异，此又目不见睫而侈论泰山，臣死药亦不灵者也。日来离忧结轡，魂依左右，口占此书，用致绸缪，宜发为谈，未止此耳。

嗟嗟！怀哉于役，天风海山之歌；去矣皇都，铜鞮秋衾之梦。务崇明德，请自此辞！

谭嗣同谨上

二

小沂仁兄同门足下：

岁暮得奉答教，柄德谦谦，盈而冲用之，自处善矣，而非下走所克承。自惟薄劣，未遑《诗》《礼》，恃以无恐，多师而已。前书云云，与足下长赖友朋之言，若同质剂，非敢以谏人者谤人也。嗣是请一举罢去。献岁开春，兴致颇复佳否？《纬候解题》当已写定，质直见示，所获愈多。今复有数事请益，遵义黎氏《古逸丛书》目录称高似孙《骚略》，《四库存目》遍翻不可得，烦惠欲绝，由不审应入何部。足下专精此书，望指陈所在。近自家人大使蜀，颇富闲暇，忘其专辄，粗欲有事撙拾。而官事转换，时复与达官往还，哇言尸貌，实违鄙心。署中度岁，薪米要会，性尤不近，论说之友，又终阙如，以此居恒邑邑。内计心力渐顿，便再啾啾一百年，亦不过如是尔尔也。悲夫！

茆茨之露，既未容把玩；殇伯鬼中，亦会有穷期。正色苍苍，熟视无睹，坤灵转转，蹴

我则胜。曾几日月，乃曰今古；通乎昼夜，乃曰幽明。睽车丰斗，圣人语怪于前；虚妃、娥女，骚客媒褻于后。陆通见圣，犹发却曲之狂谈；平子何愁，厥有龙丸之诡制。巨灵高掌，六鳌短趾，海垂天仰，云止峰流，俯仰旷观，谁不应有，区区曼羡荒唐，曷尝不为志士焉归矣。因得奇理二件，试与足下嬉笑割之。地球冯虚而运，所以不坠，大气举之。气何从生？日月五星地球之相与吸也。吸不力，地球坠；吸不均，偏而不能运。八面缭绕，彼牵此曳，蓬蒿团飞，略无停晷。地球与日月五星，正各各相赖。借使一面吸力畸重，地球必偏向重之一面，愈偏愈重，愈重亦愈偏，势必肤切肺附而后止。然则欲至月中，固可以人力为之。地球重率视月加三之一，其斤数九、八一四、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有奇，今不具论。试取小数易明者为比例，定为百斤，亦须百斤之吸力乃能举之。粗剖球体为百面，面应受吸力一斤，以一斤离心力之气球，安于百面之一面，择空漠无人之区，穹地绞绳。绳之巨细，视穹之多寡；穹之多寡，视离心力之大小。系气球于地球，即是系地球于气球。伺月行至此度，鼓气球令充足，欲绝地上腾，而下繫于地，必引地之一面而俱上。地球与月，本来相吸，得此一面助之，此一面之吸力，自重于余九十九面。一有所重，即有所偏。偏向月，吸力即专属于月。月将不复旁行而趋于下，一上一下，翕合无拒，余九十九面之吸力，自愈远而愈懈。不惟愈懈，地球一离本位，九十九面之空气必争赴填其虚。因其填虚，又以得挤送之力，力既有定向，虽撤去气球，自然相即不能已。大致造端离位最难，故气球宜绝大。大或难造，分无数小气球，其比例仍同。但能掣动分寸，一得势，万万里无难矣。此就地球往月言之。月来地球，亦复吸者一面，挤者九十九面。非此往则彼来，必辨为孰往孰来，或两俱来而遇于隙地，若国君之会境上，华夷之交瓯脱，尚无由逆亿，惟月较小较轻，来体多耳。月去地面八十万里有奇，以轮船速率日八百里计之，千日可达。况行于寥廓，非有轮船行水之阻力，抑非若火车轮碾轨道之相滞，其速当数倍。迨愈近，吸力愈重，行亦愈速，不过数月，已联串如珠。惟胖合之顷，其来势远，则相趋力猛，恐一击两碎。是所设之气球，仍不可撤，日有曾益，以为抵御，若两舟相切，隔以浮伐，固无害也。既已联串，性无可改，即终古无睽析之道。由是复与它星相引，累累固结，如布棋以平，如累卵以长，如堆垛以方，以圆，以尖，以鳖臑，以秧马。纵横如志，惟所使之。欲自占一国，则自取一星，人满之患以息，争城争野之患以息。华夷各有所警，而陵杂之患亦息。于是与足下朝蹶赤霞之标，暮度青霓之梁，俟星俟月，掉臂行游，是诚可以破拘挛之俗，驰域外之观矣。足下其有意乎？

凡物春夏则涨，秋冬则缩，寒暑燥湿使然也。大者有草木之荣落，江河之涸溢。其实小物亦然。木为凿枘，水之苦不可入；金为牝牡，火之坚不可拔。时辰钟表，不能无差，机轮刚柔有时也；木尺量纸，不能无差，木纸盈脑殊科也。故缣图之家，以纸为尺。然此纸非彼纸，仍不能无差。惟即画其尺于所图之纸，图尺同在一纸，久久如故。其实人身亦然，肌寒而栗缩也，皮暑而泽涨也。然涨缩分度甚微，人遂以为止此耳。所谓微者，特两两相较而见为微，是各体涨缩不齐之余差，非即本体涨缩之真数。本体涨缩之数，必一涨缩，一不涨缩，始可相较而得其真。今既无是物，则吾身涨之与缩，安知不相去数十百丈，数千万丈，数恒河沙丈。小而虫豸尘芥无不然，大而日星山河无不然。无不然，则虽相去数十百丈，数千万丈，数恒河沙丈，犹不涨缩，此谓日用之而不知也。必欲知之，惟鬼而后可。鬼无适形，无可涨缩。故世之说鬼，有数丈数十丈者，有首大如车轮者，有掌如箕者，拇如椎者，亦有小如婴儿者，财数寸者，鬼岂如此哉？以涨缩视不涨缩，转谓不涨缩者涨缩，人涨视鬼小，人缩视鬼大，鬼岂如此哉？于是与足下召巫巫于帝阍，问实沈之所郊，匿微踪于幽隐，睹情状之昭昭。以静拟动，以逸知劳，非于物而有迫，而物或莫逃。见夫跂行而喙息，暴长而暴消，昔孰屈而卑，今何抗而高，方将运肘布指絜其度，占星刻晷纪其由，举手歔痛，喜则斯陶。足下能强起从之游乎？

斯二者，持之非无故，申之则有章，言似谬悠，实根理要。又尝以方波黎蚌口安活叶，

用汽机筒抽去空气，旋即自碎，圆蚌则否。盖方者受外气之挤力独多，圆即自相旋转，无所用其挤也。西人识此理，因论日月星地所以必为圆体。愚谓日月星地，古未必无方者，特皆被挤碎，今不见耳。是以知十日并出，其九不存，必皆为方体，惟今之日月星地，悉毁主角，苟圆取容而已。

嗟乎！凡今之所谓已修已齐已治已平者，其不为苟容几何矣。世宙信促，避之无所，一庐蛰伏，疑遂颓废，稍自激昂，故具说如前。盖曰以谗其振奇，适状此中之无所得也。足下怜之否？莫笑其呆否？

谭嗣同谨上

报刘淞芙书一^{〔1〕}

松湖仁兄世大人足下：

乃者奏记申酬，辞渫义陋。将以博孙郎帐下之嗤，何意蒙季重东阿之答？伏见文席宵采，苞凤鸾华。书规河北，薄山阴为妩媚；章拟当涂，异元和之弦急。煌煌丽制，今古奚间焉！远惟《诗》《书》之所垂诫，曠史之所纪诵，牂情缔谊，莫不以斯文为盛轨，其云赓歌扬休者尚矣。嗣是《式微》辟联句之篇，宣尼炳会友之诏。他若盲左所甄，难可悉述。故宁戚白水，索解于童奴；子赣抽琴，征辞于浣妇。发言为志，莫近于兹。自非终葵论象，谬诂于陋儒；金楼迫观，见穷于伧父。亦畴不乐有多闻之友，鸿厖魁硕之侶，推襟送抱，兴往情来，析皋比未曙之疑，申细席旧传之学，玉琢于石，锦浣于灰，用相益其性情，而雪其聱瞀之辱者哉？

嗣同不自鉴观，怀此弥岁。远无获于尚论，近几失于覲面。乃承大度包荒，曲见矜许。渔父延缘之棹，且张皇于漆园；协律已厄之诗，犹褒赞于笠泽。刘昼《六合》，魏收未鄙其名愚；卫瓘《三都》，太冲莞颜于覆瓿。伪谦冲挹，受者曷任。被饰薰沐，逾量为恶。夫操觚钟者非期于倾赏，而倾赏者遇之；书举烛者无当于治国，而治国者效之。同类日孚，不行而至。言念施报，则亦有可述者：嗣同少稟惛惰，长益椎鲁，幸承家训，不即顽废。然而家更多难，弱涕坐零。身役四方，车轮无角。虽受读瓣姜大围之门，终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东游江海，中郎之椽竹常携；西极天山，景宗之饿鸱不释。飞土逐肉，掉鞅从禽。目营浩罕所屯，志驰伊吾以北。穹天泱泱，矢音敕勒之川；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戊己校尉，椎牛相迎；河西少年，擎拳识面。于时方为驰骋不羁之文，讲霸王经世之略。墨醢盾鼻，诡辩澜翻；米聚秦山，奇策纷出。狂瞽不思，言之腾笑。以为遂足以究天人之奥，据上游之势矣。既而薄上京师，请业蔚庐，始识永嘉之浅中弱植，俛睹横渠之深思果力，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緬乡贤朱先生暗然之致，又有王信余、陈曼秋、贝元徵以为友。困而求亨，翻然改图，愧弄戟多少之讥，冀折节勤学之效。如何不淑，变生海外。原隰悼痛，跼踉来归。基础遂隳，何期云构。自顷以来，精力荼于当年，锋锐顿于一蹶。子桓曾逝者之唏，公幹卧幽忧之疾。后得复事瓣姜，续欢王、贝。益以涂君质初，相勸亟勤；他州豪俊，存问不乏。而临觴撤御，都无好怀；发篋未竟，已复忘弃。耀灵急节，蹉跎及今，三十之年，行见舍去。君苗之砚未焚，余子之步终失。亲知雨散，益复无聊。虞思慷慨，不其嗟矣！

今见足下，被褐怀玉，质有其文。蚤受凿楹之书，高视都讲之肆。艺文数通，虽一斑片羽，可由意其深造。同里之彦，实多君子；家公之学，遂有传人。夫何张衡之《四愁》，顿释陈蕃之鄙吝。斯固见《灵光》之赋，为之辍翰；景说士之风，甘于食肉者也。然嗣同至愚，尤伏愿足下恢八紘以贞度，综群说以为郭。博取四部之精，约以一家之旨。不汲汲于浅效，不沾沾于细名。同舍生学有异同，无伤观感。任彼讥诃之来，转资多识之益。竺信不惑，终底大成。他日汝南先贤，襄阳耆旧，与所称同县诸君，后先骖靳，左右齐轡。嗣同不敏，亦将凭轼以观，以丐洪河之余润，而瞻桑梓之殊光，岂不懿欤！岂不懿欤！刘君瑾先，元徵亟称之，曩岁见过，会亲疾在视，不获晤言为怅，然累年天假之缘，终当一识乡间之

贤者，念此用不切切也。属书少作，不骇其丑，勉思效命。附呈《白香亭诗》，此老本原深厚，虎视湘中，当代作者，殆难相右，知拟先睹之也。

迹日肆业，遂及何书，有得不吝见教，于斯道宜重有发明，若嗣同则徒云云而已。山能受壤，用泽隐豹之毛；洛不如河，虚抱法蛇之志。裁书布往，主臣如何！诸在口宣，不复一一。赋性褊急，不及庄写，惟察幸甚！此颂撰安！

谭嗣同顿首

二〔2〕

崧芙仁兄大人足下：

顷得来教诵悉。不以前书所言为猥鄙，转征引载籍以奖成之。博奥渊懿，莫测其朕，“欲知古韵，必究其得声之由”，名论不刊，足为音学之津筏。嗣同得此印证。俾所业由以即安，实莫大之惠。足下自视，欲然若不足者何也？

嗣同时过而学，罔知攸济，任重道远，日有皇然。尝假友朋之鞭策，以不终坠于下愚而无可为，则日思直谅忠诤之人，时时敷陈古谊，因其不逮而督责之。往时师友，既睽析不可复并，而所与处者，类皆蛊盂软美，久于官场之俗吏，廊庙公家之言，肤廓无当于人心；又其次则挟策竿摩，颂言无忌；下则钻刺陈托，日以不入耳之言强相聒。求有片言之忠说，指摘其失，如古所云“告以善道，药石杂投”者，奚啻威凤，焉可得乎！自慨不幸处高明，艰危困厄，一不以关其怀。而耳目渐渍，气体颐养，由弱而壮，行趋于靡，以卒于不振，此其机括，盖危甚矣。于此而稍思有以自全，要必砺志坚苦，深自绳削，百倍其功力，乃得比数于人，而居其间而握其枢者，又以友生之力为多。然又不幸性乐文史，甚有口辩，人将望其锋而畏之，谁复肯叩首论列，勤勤相辅导者？及睹足下，文质相宣，超逸尘遽之表，自以为丰蔀之下，遂覩镫日，宜有以导之出幽矣。故一札之投，未尝不反复再四。虽在艺文之末，亦思获益于无尽，况有进于是者乎！

前月在龙君斋头晤语，礼让彬秩，言庄容肃，商榷术艺，而终无一语及世俗事。窃谓大可以观彼此之志趣学养。自此愈益钦畏，亦愈益爱慕，延企箴警，用萌侈心。故拙诗用涯字韵，一闻足下问难，不觉震掉失图，亟思改易，又恐仓卒不得当，遂臆举所知以闻。尔时实有自见其不雅驯者，非故谬为过谦之辞也。嗣是更愿屏除客气，纯用真率。如有未安，不妨直诤其妄，而在嗣同亦得以尽其愚愚一得之愚。学行千载事，岂厌往复求详。且直言极谏，古先王乞之求之而不时得者。吾侪匹夫，能扶此以相友，所获不既优乎？

书至此，而足下适至，畅论如前，所欲具答者，不复赘说。惟陶诗未论及，今更申之：

足下论陶，与嗣同所见若重规叠矩。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如足下所举之外，它若“道丧向千载”云云，“汲汲鲁中叟”云云，“遥遥沮溺心”云云，皆足为证。然嗣同尤有妄解，以为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世人惟以冲澹目之，失远矣。朱子据箕子、荆轲诸篇，识其非冲澹人。今按其诗，不仅此也。如“本不植高原”云云，似自明所以不死之故；“若不委穷达”云云，伤己感时，衷情如诉，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兴亡之际，盖难言之。使不幸而居高位，必铮铮以烈鸣矣。今其诗转多中正和平也者，斯其涵养所致，经术之效也。张南轩讥其委心之言，不知皆其不得已而托焉者也。且南轩能知其所委为何心乎？后此若王、孟、韦、柳、储、苏，特各各成家，于陶无涉。世人辄曰：“原出于陶，”真皮相之言也。故尝云：学诗宜穷经，方不终身囿于词人，闻者或不信之，今于陶公，既验其然矣。即有宋儒，先以性理为诗，至为后世深诟，然平心论之，惟《击壤集》中有过于俚率者，至于宋之朱子，明之陈白沙，在声调排偶之中，仍不乏超然自得之致，此诣又何易几及也。同县蔚庐、瓣姜两夫子，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瓣姜先生，深自矜惜，不欲以此皮肤粗迹表暴于人，故传钞未广。以愚观之，经义湛深，彭泽后未尝有也。蔚庐先生固稍逊，然称心而言，绝无依傍，一唱三叹，局度雍容，如离高山而履平

地，如谢干戈而讲揖让，宽兮绰兮，适当其胸中之所存，其《翠华》《黄屋》《明堂》《重器》诸篇，非学穷万卷，贯澈天人，乌能道其一字？⁽³⁾我辈兀兀雕镌声律，殆终无以企之矣，谨检以呈阅。惟知德者乃能知言，当不责其阿好。⁽⁴⁾

嗣同于韵语，初亦从长吉、飞卿入手，旋转而太白，又转而昌黎，又转而六朝。近又欲从事玉溪，特苦不能丰腴。大抵能浮而不能沉，能辟而不能翕。拔起千仞，高唱入云，瑕隙尚不易见。迨至转调旋宫，陡然入破，便绷弦欲绝，吹竹欲裂，卒迫下隘，不能自举其声，不得已而强之，则血涌筋粗，百脉腾沸，岌乎无以为继。此中得失，惟自己知之最审，道之最切。今时拟暂辍不为，别求所以养之者，久之必当有异。不然，则匪惟寡德之征，抑亦薄福之象。⁽⁵⁾（初唐四杰无此失，而不流于靡薄，确然治世之音也。凡开创之初，类皆若此。宋初西昆，国初渔洋，顺气成象，不可诬也。此论声音之道。若于字句间求之，又非矣）尊师巨湖山樵诗，亦觉微有此失。由斯以谈，则《击壤集》之俚率，要未可全非，而陶公益侔乎远矣！

闾艺仍留细玩，缓日缴上。外呈信笺二合，乞晒存。此请撰安。不宣。

谭嗣同顿首（初九日）

正封函间，又拜来札，并惠砚材，凝重朴茂，良非近时所常觐，谢谢。拙文不堪寓目，容觅得，即呈政。又及。

上欧阳瓣姜师书

夫子大人函丈：

舟维甫鄂，辙环逮湘，仲路为之后从，荣趋因而失问。坐睽令德，悚慄如何？前日里门时诣尊府笠耕世兄，风气日上，掇皮皆真。秉荀氏之风，有万石之谨。通家厚谊，道款推诚。率尔造门，辄与李膺之燕；外存宾客，辱损马援之贻。事会纷纭，来去仓卒，竟不及一笺言谢，愧悚而已。顷见致黄佩豹书，兼示嗣同，藉审道履休畅为慰。读至“既经展拜新茔，稍遂昊天瞻仰，则此后无论升沈夷险，可以少安于心，听其所遇可矣”，我瞻四方，蹙蹙靡骋，何辞之凄苦而心之仁厚也。

夫锋颖者猝折，滑疑者图耀，赴畿者迅奋，委运者后时，蹈海者狭节，却金者止賕，昌言者亡等，默塞者违实。天玄地黄，五角六张，势趋于极，造物不能以自纲，则志士仁人之所为长顾而审处。要必经纬万端，衷于一是，特非事变未至而先设一成格待之之所能黽皇矣。然而有不能不自疑者，东征之师，既挫衄不能复振矣（佩豹前说宋、蒋连大胜者，据胡提督凤柱之电。后接魏午庄密电，则云宋军连战甚不得手。同时同地，而歧异若此，则大胜之说不足信矣。总之，军兴以来，杀伤相当或有之，胜则绝无，何况于大。湘军枪械皆缺乏，时有电向此间筹措，实无以应之。现赶造抬枪等，以备急用。湘军若接仗，亦必率率而败。吴清帅回津数日，复赴山海关，不知何事，今与宋祝帅同派帮办军务。刘峴帅入京时绕道至津，颇为外间所议。恭邸、翁、李亦复全身倒入，名望顿损。餉项奇绌，购买外洋枪械，良桮不暇择，又恐日人搜截，两月间仅到小口径三四千。张、邵讲和，此间初接总署电，系赴日本之广岛，今仅驻上海，盖日人拒而不纳，遂中道而改路。日人要挟太重，骇人听闻，若不重赂西洋各国，求其居间，和议亦必不成。日人蓄谋十年前，募中国闽、广悍卒至九万余。得朝鲜，即于朝鲜制造船炮；得旅顺，即于旅顺起盖房屋。根深蒂固，豕突鲸吞，决无中止之理。前敌因有和议，请暂停战，彼终不许。盖平、海城失后，牛庄、营口、辽阳一带，时有警信。日人虽不暇扰南洋，而各炮台无一可恃。初为彭刚直所造，费二十年之经营，颇为完固。峴帅与彭公有隙，遂信曾广照之言，一律拆毁重造。峴帅昨一日调南洋防军二十七营北上，江南几为一空。香帅为此二事，大为窘急。若和议不成，更有不堪设想者，辱国羞天下不暇恤矣⁽⁶⁾。则天下有大患，政不在战，而在始事主战之人。（此正遇事牵制之所以然，前月珍、瑾为东边道失守宜绅缓颊，被阉竖攻发，棍责，死而复

苏。命数既降，兼累及其兄，从此嫌怨益深矣。⁽⁷⁾来书云：“深夜思之，芒刺在背，可惧惧也。”在某御史岂不知如此举止之面，犹隔一簾，此座可惜之意，未宣外庭。必深探其隐微，使无复容匿，而忍于一逞。亦必深观密计，见夫事之已兆，情之已急，言之如此，不言亦如此，是不若明白慷慨，直陈无隐，天下因晓然于是非之所在，庶几大小臣工，一意奉戴，得以改图易虑于人心乡背之幾。此鱼头参政之对，所以尤捷于鸚母折翼之梦也。其济则天，不济亦何惜以一身为三监借口之资，盖其深心矣。

嗣同一齐民，何与人家国事，窃恐刈耨而遗耨簪，尚不若故剑前鱼之可念。一旦何以处我之问，瞠目而不能答，不知不觉，遂与于不仁之甚，而身长为罪人。悲夫！既不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斯贞之与邪，亦止争毫发。反复推求，思所以终身自靖之道，了不可得。已矣绕朝之策，徒有士燮之祈，愤激即万万不敢，而倚楹之叹，或以为思嫁，又抑郁而谁语乎？若乃运策帷幄，折冲樽俎，何以图恢复，何以靖海氛，自智勇不世出之事，非鄙心所敢任。惟冀天祐我国，使和议速就，日月朗悬如初，草泽无词可执，则杞人诚愚也。幸甚幸甚！

奉教不远，余不缕述，遥通江水，无任钦迟。恭叩福安！

嗣同谨禀（十二月二十六日）

《史例》自叙

韩宣子观《易》象，《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故凡纪载皆史，而礼则由以著焉者也。少受《易》，因及《三礼》，于《春秋》独不喜言例。以为例者史臣之通法，非圣人褒贬之精意所存。顾于杜元凯《释例》数数观之。以为例者非圣人褒贬之精意所存，固史臣之通法也。法具而史明，史明而礼起。圣人吾不得见之矣，秉此，失其鲜乎？尝病条目疏简，又阙夺不完，不足规周公制作之全，而给后世纪传之用。辄研校四库辑本，罗列杜氏所释，辅以陆氏《春秋集传纂例》、刘氏《春秋传说例》，益推衍伦类，广求诸经史百家，择其尤雅，详以训诂小学阐说字义，本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变，而一折衷于《礼》。疏别部居，附于诸例之后，于以补阙略，通废滞，俾学者不失依据，悦云万一焉。乃若崔氏之本例及例要，张氏之《五礼例宗》，丁氏之《公羊释例》，许氏之《穀梁释例》，说人人殊。今专标史例，非曰治经，故撷取言例之最先者，而余不悉及。

夫《易》，言变者也；《礼》，不变者也。变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所谓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也。故笔削微显，不惟其文惟其道，圣人之《春秋》以之。不变者，质文损益，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发凡正例也。故科律严谨，皆足以远示来裔，史臣之例以之。欲发其例，必先稽以小学，著其指事类情之所在，然后细绎史籍，征信于三代、两汉之书；于《礼》得其体，于《易》得其通，史学固然，凡学莫不然也。神而明之，又岂例云例云而已。

《仲叔四书义》自叙

孔冲远作《正义》，闲肖经传声口，反覆申析其意。王介甫效为新学，易诗赋声病剏薄之习，凿空说经，益张其名曰义，祸七八百年未泯。二者皆无当生人之用。新学尤能汨人性灵，而阴使售其伪，惟鄙儒小生，惰于殖学，易其速办而捷给，乃独好之。虑皆故矜秘其术，抗为孤诣，妄传以自重，夜晦无人，私挟八寸《论语》，转相授受，传弟子数百人，偃然自跻于文学之科，雄视四民之首，愈益陵躐古今天下才士。黠者渐觉其愚陋，小变体貌，刺取司马子长、韩退之颓率不经意之一二字窜其中，号于人曰：“古文！古文！”人或弗能察也。上焉者应科举中第，举所习一切拉杂摧烧之，庶乎知耻之勇者。

嗣同兄弟，生用新学之时，舍之无以操业。受书以来，未尝不掇其有用之精力，铄心镂肝，昕夕从事，以薪一当。嗣同顾好弄，不喜书，冀盖所短，时时诡遁他途，流转滑疑其辞，与当世大人先生辩论枝柱。仲兄泗生不幸先生八年，为新学桎独久，致力亦独深，记

诵所谓名大家义千，自为亦数百，取径独峻绝幽隘，乃至不容人思，投之南北闾考官及学政府县吏，又僥得而复失，或不能句读。嗣同所为，薄小无俚，宜易识。然年自二十有一至今三十年，十年中，六赴南北省试，几获者三，卒坐斥；仲兄则且僥然蹇抑死矣！

方今天下多故，日本踏我朝鲜，袭我盛京，海上用兵无虚日。民迫穷困，且向乱，群族眈目而环伺，大臣席不暇暖，食不逮晨。蒐卒乘，峙刍粟，缮甲械，折冲决胜，狙内辑外，机牙四出，百心莫照，此岂新学能任其万一者哉！

窃惟不废新学，无以发舒人人聪强。弦久懦，则更张之。新学不为不久矣，效亦可睹矣，更张之时，其在斯乎。嗣同行与新学长辞，不复能俯首下心奉之，因纂辑所为若干，别为一通，仲兄仅乃誊录其二，知不欲以此见也。

夫日月之迈，疾不容瞬，当宋之始更制，岂知延延绵绵，用弗绝至今日。若嗣同兄弟共案，厉呼愤读，力竭声嘶，继以痛咽涕洟，回顾一镫荧然，几二十年所，犹尚如昨日事。尝感船山“忽念身本经生”之言，以为有无穷之悲，宁可复然哉？益悲而已！后之人幸见新学之废，其心得免于戕贼，端居泛览，或逮兹流，失今无述，将不知前乎此者被毒酷烈若此。上之亦足究识当时取士之具，其间体势不一，各有所至，今昔风气，变迁略备矣。

记洪山形势

洪山违武昌会城四三里，塔于其脊，登者于环城百里可一览尽。夫建国必有所依据以为固，武昌国于江、汉之冲。江水南来，掠城西而北，折而东，汉水又在其西。其它洄溪陂泽，夹持左右，惟道洪山而东。陆达咸宁、通山，以联湖南、江西之势。自魏、晋南北割据，策士以武昌上控荆、襄，旁制湘、粤，睥睨秦、蜀，鞭辟中原，为南戒山河之上游，而英雄用武所必争。沿及今兹，屹为重镇。而咸宁通山，又为武昌之吭背。洪山岿然扼其生死呼吸之所由，且逼城而峙，俯瞰城中，一一在列，诚主得之为要，客得之为害者也。

昔洪秀全窜踞武昌，湘乡罗忠节公驻军洪山，断其悍道，虽贾身锋镝，而城卒以复。然而洪山，绝地也。立于必败，败而不可为者也。主之利，非客之利也。何也？争利莫惨于前，自完莫良于后。狼之善顾，非怯也，不有可退，无以为进也。洪山蜿蜒以东，势雄而单，夹两水间，无冈阜以为之辅。远山皆在数十里外，且阻水莫能达，使城贼潜军断其后，则不攻自破矣。罗公之奏效，非洪山之为之，而金口之为之也。方罗公之未至也，益阳胡文忠公已先据金口，且下及沌水。罗公既得洪山，益南攻贼垒，以自达金口军，于是犄角之势成，而武昌以南皆非贼有矣。贼伺其北，则道险不利仰攻，由北而绕出其后，不惟无以自反，而洪山既通金口，则以金口为后，它非所恤。今按其垒皆在洪山南。盖垒于南，则可以取远势；垒于北，则徒自保而已。故金口可袭洪山，洪山必不能远争金口，此险易之辨也。

然论武昌于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古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长江之要领也；今则中外互市，轮舟上下，而长江尽失其险。长江尽失其险，则武昌者，主固无以御客，即客得之亦不能一日守。故武昌譬则斗也，而其柄不在此。将欲操其柄以斟酌海内，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陕西、四川、云贵、湖南、江西为根本，而以武昌为门户，合势并力，以临驭长江之下流，然后东北诸行省恃以益重。

嗟乎！古今之变，亦已极矣。变者日变，其不变者，亦终不变也。强变者不变，持之断断，且卒不能不变，况强不变者变哉。余谓毋遽求诸变也，先立天下之不变者，乃可以定天下之变。观于斯者，苟权其本末顺逆，则又若洪山、金口之辨矣。

刘云田传

光绪初元，山西、陕西、河南大饥，赤地方数千里。句萌不生，童木立槁，沟渎之殪，水邕莫前，殍殍横轍，过车有声，札疴踵兴，行旅相戒。四年夏，大人上官甘肃，道河南、陕

西。触暑前铤，并日而食。宾从死二人，厮隶死十余人。它仆皆病惫无人状，又时时思逸去，莫肯率作。维时以宾从躬厮隶之役者，为益阳刘君云田。云田羸瘠若不胜衣，独奋发敢任，无择劳辱。大人卧疾陕州，一家皆不能兴，资斧行竭，药又不时得。云田日削牍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药，践死人，大惊，绝气狂奔，踣于地。火熄，以手代目，揣而进，连触死人首，卒市药归。归则血濡袜履，盖踣伤足及践死人血也。而云田亦卒不病。自是客大人幕府前后十有三年，入粟得从九品职，出榷关税，卒乃赞安定防军军事。十有六年，大人巡抚湖北，云田以疾不能从。三月，殁于安定军中，年三十有七。云田名丙炎。考某，县学附生，早歿；以云田得官，赠登仕佐郎。母氏赵，封孺人，用节孝著称。

云田既以行谊为大人所重，而仲兄泗生及嗣同尤昵就云田。中表徐蓉侠，从子传简，亦皆与莫逆。嗣同兄弟少年盛气，凌厉无前，蓉侠亦敏毅自喜，传简年尤少，益下隘，自卓犖法度外。云田性独迂缓，短小貌寝，般辟行圉豚，恶豪迈人如寇仇。时时称道村儒腐语规切人，听者唾涕欠伸，犹絮聒不休。而数人者，或数十年数十年，日益亲密罔间。聚则给以非理，戏谑百出，又鸩使骑，鞭马奔驰，观其伛偻伏鞍，嘯号战栗，以为笑乐。云田则庄色陈论不可，终不以为侮。

安定防军，隶大人部。嗣同间至军，皆橐鞬帛首以军礼见，设酒饌军乐，陈百戏。嗣同一不顾，独喜强云田并辔走山谷中，时私出近塞，遇西北风大作，沙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呻嘯，与鸣雁噪狼互答。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刲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回顾云田，方蛙坐瞑目，诵《大学章句》。嗣同亦不谄其不合，益乐亲云田。

云田歿前一年，嗣同战艺走京师，以传简从，别云田安定，话往年道中事。云田感念畴昔，悲不自胜。及行，云田送上马，立马前，泣不可仰视。嗣同大怪，寻常别耳，云田不当若此。悠悠昊天，别几何时，仲兄先云田一年死，传简后云田一月死，蓉侠不忍汶汶之故，窜迹穷谷，为老死不出之计，而嗣同亦且规规然绳墨中腐儒矣。呜呼！

代大人撰赠奉政大夫任君墓志铭并叙

光绪十有八年，巴陵任本珪自甘肃奉其妣彭宜人丧归，附其考律清赠君之兆。初，赠君以贫故，藪葬未有铭；今将累其家世子姓卒葬，封赠行谊刻于幽室，而征辞于某某。某某友本珪且十年，闻赠君事故习。往者布政甘肃，事无险易，一倚本珪。本珪亦乐就某某，而奉宜人居官署。闻宜人事又习，其可不铭。

赠君姓任，讳某，字某，世为巴陵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世基微懿，文采放曷，至赠君遽罹颠顿，不竟所学，挈弟力作，没齿晏如。道光中，大饥且侵，人庶流进，行殍弥野。赠君连遭凶凶，瘡痍负土。敛乏用举，卒未尝勦于人。邻人黎文星者，富而侠，雅重赠君，赠君终未一往。此黎氏中落，向所周旋，操剂迫责，室家为毁，而赠君以无负独完。盖其贞介自植，不苟资藉，踽步于穷林幽壑，以深树其进取一概之义，而待时研发，发舒开布，所得于哺劬奔走者，拚涉同生斯世之人。其于艰窳冻馁，极人所不能忍而能忍。则其用也，视险阻阨危，丛脞歧骈，纷而相环，猝不得其首尾，莫不泊然相遭，犁然有当，而震烁之权焰以平。咸丰初，洪秀全犯岳州，新墙晏仲武阴附之。里人某又附仲武，翹其攫金，召诱奸宄，期于里之慈云庵，揭竿首难，日率数十辈缮治供具。或陟高呼啸，迟仲武至。有问者，拔刀叱曰：“少选当识乃公也。”时府城不守，乡兵未兴，距所期又已迫。黠民悍夫，雄顾思逞，椎埋剽虏，匪凤则暮，间巷汹惧，莫必其命。赠君既廉其状，因从兄某与仲武议，夜遣就仲武诂以诡辞，仲武疑不敢发。官军寻至，诛仲武，夷其党。赠君亦计缚某斩于军。由是里中清晏，罔敢暴横，深识之士，益知众志之本固，乡之人之可与有为，藉以安坐画策，徐收乡兵之效。如所谓团练者，或以捍卫墟井，或乃奋戈四战。后先颯举云迈，莫不

表表然著忠勤，隆称号于世，而赠君已前歿矣。时咸丰几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九。以子赠为奉政大夫，葬某乡某原某首某趾。妻彭氏，封宜人，后赠君二十有几年某月某日歿于甘肃布政使署，年七十有二。以光绪十有九年某月某日附于赠君之左。子一，即本垚，同知銜候选知县。女一，适甘肃候补县丞李琢。孙一，德厚。女孙三。

宜人亦巴陵人。道光十有二年进士江西河口同知昌运之孙，岁贡生安仁县教谕浣之子。来嫔赠君，即悉鬻夜饰，佐植生业，椎髻布裙，操作而前。县故产名布，宜人所织，辄倍它值。永夜沍雪，未始休废。故赠君坦坦行其洁清之志，而无所于求，宜人之力多焉。赠君既没，本垚年财十有四，宜人亦自镌刻，劼本垚一如赠君之操。及本垚佐治甘肃，迎养历数州，崇奉日益腴厚。宜人弥务剴抑，余以禀恤困乏。真冷之辰，顾谓本垚毋纳媚贖，玷而翁清节。初，赠君疾笃，不御方药，曰：“岂以死故累亲属？”若宜人可谓匹休齐烈者矣。方宜人家居时，违所居数十武，有溪焉。霖潦阂溢，砭揭病叹，宜人盡乎深恻，梁以桢榦，然苦易摧朽，谓本垚曰：“它日当勉易石。”今本垚竟石之，如宜人命云。铭曰：

噫！祚微而尚可持，德卷而卒莫施；虽则莫施，以泽其牟裔而罔弗宜。隆厯之封，畴琅畴疑；绵融之佑，畴际厥涯。谓天或爽鉴此辞。

城南思旧铭并叙

往八九岁时，读书京师宣武城南，塾师为大兴韩荪农先生，余伯兄、仲兄咸在焉。地绝萧旷，巷无居人，屋二三椽，精洁乏纤尘。后临荒野，曰南下洼。广周数十里，苇塘麦陇，平远若未始有极。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又如去雁横列，霏微天末。城中鲜隙地，民间藿葬，举归于此。蓬颗累累，坑谷皆满，至不可容，则叠瘞于上。甚且掘其无主者，委骸草莽，狸狻助虐，穿冢以嬉，髑髅如瓜，转徙道路。加北俗多忌，厝棺中野，雨日蚀漏，谿谿洞开，故城南少人而多鬼。余夜读，闻白杨号风，间杂鬼啸。大恐，往奔两兄，则皆抚慰而呵煦之。然名胜如龙泉寺、龙爪槐、陶然亭、瑶台枣林，皆参错其间，暇即挽两兄挈以游。伯兄严重不常出，出则健步独往，济辈皆莫能及。仲兄通倪喜事，履险轻矫，陂池泽数，靡不探索。城隅井甘冽，輦以致远，轂鸣啾啾，和以唼虫凄楚，动人肝脾。当夫清秋水落，万苇折霜，毁庙无瓦，偶像露坐，蔓草被径，阒不逢人，婆娑宰树，唏嘘不自胜。欣欣即路，惘然以归。仆本恨人，童年已尔乎。顾成人同游，盖莫不尔，皋壤使乐而墟墓生哀，抑所处殊也。

自伯兄不禄，韩师旋奄忽即世，余绝迹城南十有五年。后携从子传简入京师，寻所经历，一一示传简，且言余之悲。传简都不省意，颇怅恨，以为非仲兄无足以语此。而仲兄竟歿。素车星奔，取道南下洼。佛寺梵唄，钟磬朗澈，参以目所睹，瞿然大惊，谓是畴昔，徐悟其非，一恸几绝。今传简歿又四年，余于城南，乌乎忘情，又乌乎与言哉！湖广义园，亦城南僻壤也。亲属歿京师，寄葬园中，岁时持鸡酒麦饭上冢，俗礼乘小车白布盖，纸钱飘飏左右，及冢，挂纸钱树枝，男妇皆白衣冠再拜哭祭。祭已，哭益哀，良久乃去。有少妇弱子，伏地哭不起，供具又倍盛，则新冢也。

方余读书城南际，春蛙噪雨，棠梨作华，哭声殷野，纸灰时时飞入庭院，即知清明时矣。起随家人上冢已，必游于大悲院。院邻义园，其僧与余兄弟久故，导余遍履奥曲。僧墓兆数十顷，众木翳之，昏雅譁叫，弥见虚静。蓬蒿长可蔽人，雉免窜跃蓬蒿中。归受高菊圃诗，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触其机括，哽噎不复成诵。塾师骇责，究其所以，复不能自列。长大举问仲兄，兄恍然有间，乃曰：“三复令骨肉增重。”乌虐！其曷已于思，抑曷已于铭？

峨峨华屋，冥冥邱山；人之既徂，鬼鸣其间。曰鬼来前，予识汝声，二十之年，汝唱予听，予于汝旧，汝弗予撓。昔予闻汝，雍穆群从，妄谓永保，交不汝重。灼然惟汝，予然亦予，予其汝舍，予又奚趋？星明在天，雾暗覆野；被发走呼，寂无应者。噫嘻吁嗟，予察厥

原。汝之不应，汝亦匪存。寒暑晦明，来以赓去，人道已然，鬼独能故？岂无羸羸，新死者歔；岂不魑魑，后寒之骨。噫嘻吁嗟，鬼无故人，忧谁与写，不辍如焚。卷地沙飞，索群兽寒，缺碣眠陇，白露弥阡。我之人兮，于兹焉托，面土厚丈，长幽不霁，酹酒荆榛，畴言可作。缅怀平生，亦富悲冤，泪酸在腹，赍以入泉。泉下何有，翳翳昏昏，息我以死，乃决其藩。阅予之留实肩斯况豪乐纤哀，奔会来向。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惻怛！

[1]一、二两书均据北京图书馆藏《谭嗣同先生遗墨》排印。

[2]此信前四段，各种刻本均未收。

[3]刊本此段删略作“蔚庐先生称心而言，绝无依傍，雍容真挚，适肖其中之所存，《翠华》《黄屋》《屯蒙》《隐见》诸篇，非学穷奥域，贯彻天人，亦乌能言之？”

[4]刊本下增一段：“嗣同昔有妄言，后世无乐文辞。即乐，善察者不惟可得人品之高下，兼可卜世运之盛衰。瓣姜先生致为赏叹。持此以观两先生诗，若《遣兴》三十章，《海国》八章，匪风无王；下泉无霸，讽咏三复，不知涕之何从。《海国》犹显，《遣兴》志文俱晦，在作者久官京朝，词无泛设，然亦断不肯自言其不得已之故。以意逆志，十仅得二三，遂已感人若此。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哀思之音，发于贤者，此殆非天下之小故。夫以两先生之才，使不得为《关雎》《鹿鸣》之声者，时为之也，悲夫！”

[5]刊本下作：“尊师巨湖山樵亦觉微有此失。无此失而又不靡薄者，唐初四杰，宋初西昆，明初青邱，国初渔洋，开国隆盛之时，顺气成象，万物昭苏，埴有朕兆，不可诬也。昧者求其故不得，乃泥于一句一字之险夷华朴，以为吉凶妖祥之占，其于声音之道奚当哉！”下接“由斯以谈”。

[6]刊本无小注。

[7]刊本无小注。

寥天一阁文卷二(东海寒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一种)

启寰府君家传

府君名启寰，字佚，福建路汀州清流县人（今福建汀州府清流县）。考挹，妣欧阳。宋末从主管殿前司（《宋史·职官志》，殿前司都指挥使，以节度使为之，而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以敕史以上充，资序浅，则主管本司公事）。苏刘义出师御元兵，水战不克，死之。（旧谱云，与诸将并殉）无子，世绝（始祖避金兵而迁，至是复有元兵，南宋百五十年间，已阅八世，则府君年必甚少，谱又不详其配，盖未娶也）。

二十世族孙嗣同曰：自迁福建之始祖，七传至府君，崛起单微，用节烈显，伟矣。财百年而崇安壮节侯及弟楚川府君死夹河之战，又二百年而新宁伯弘业公死流寇之难。大节炳炳，前后相望，遂以武功著望于有明。二百余年，位侯伯者九世十人。建幢节，握牙璋，忧慨奋兴于功名之会者，肩相翼而足相踵。青史勒于当年，英风扇乎来叶。入国朝，渐即零替，卒无有放辟邪侈，陷刑辟罔有司者。咸、同之际，兵事孔亟，宗族子弟，执干戈效死于四方十有二人（传本江西阵亡，传生陕西阵亡，传立浙江阵亡，传伦江西抚州阵亡，传清江西瑞州阵亡，传录广西阵亡，传位福建阵亡，传舞江西九江阵亡，传海甘肃阵亡，传健福建阵亡，传赞江西阵死，恒达陕西阵亡，自有传）。固旧谱云：“铭盘府君，义方是训，敦实府君，英贤卓荦。有以启佑我后人，而成仁取义，开一族忠义之风，要莫夙于府君也。”府君固长子，礼无无后，似续阙如（殆未冠而殁之与？失勿殍汪跼之义矣），与身名俱寂。虽府君一往自靖，无所藉待，后者不述，又乌知兴起之所自有如此哉！有如此哉！